

毛詩正義

冊四



線

831.12

274-3

v.4

舊籍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一)

(十二)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陽是也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

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侯於東都謂王城也 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 王城即洛邑

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四百里者六

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 臣瓚按西周方百里者三都為八百里者六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問定四年左傳曰曹伯以西都為八百里者六

里也 秦譜云橫有西里六百里問定四年左傳曰曹伯以西都為八百里者六

言與瓚同也 鄭志云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伯以西都為八百里者六

實今定陶去王城六百里問定四年左傳曰曹伯以西都為八百里者六

其故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百里外何謂之合以百里者六

其始封而甸者制禮設法據方圓則然矣 西都形則亦如八百里者六

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則然矣 西都形則亦如八百里者六

州居東都貢賦所均正義曰禹貢二畿故通豫州共為千里者六

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 外方即嵩高也 地理志華山

毛詩注疏 四之一 國風 王 中華書局聚

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

宅是鑄京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洛邑也宗周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成

謂鑄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也○正義曰洛誥云宅洛誥曰予惟乙卯朝于洛謂

師我乃灑衆觀召灑水西惟洛食可長久居民亦惟洛食注云我乙卯成

至成周洛陽縣是也○召灑水西惟洛食可長久居民亦惟洛食注云我乙卯成

年營矣書傳云周縣是也○召灑水西惟洛食可長久居民亦惟洛食注云我乙卯成

欲者與周召公將自後往武序已鑄成土尙建王國使召公在廟將

居就告之故召王城於漢時爲南縣也○豐注云此從鑄京行豐成

文行王廟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也○豐注云此從鑄京行豐成

洛陽縣○正義曰召公既相也○豐注云此從鑄京行豐成

歸處西都○正義曰召公既相也○豐注云此從鑄京行豐成

既成遷殷○正義曰召公既相也○豐注云此從鑄京行豐成

周公紀云遷九鼎焉而復豐鎬是成王營之成王使召

立王世遂衰郊特牲曰覲禮廢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十六年左傳曰至厲王心虐萬民弗忍居於武王數之衰始於

王至左厲王政教衰也○厲王心虐萬民弗忍居於武王數之衰始於

武王崩子成懿王誦教衰也○厲王心虐萬民弗忍居於武王數之衰始於

繫王崩子成懿王誦教衰也○厲王心虐萬民弗忍居於武王數之衰始於

831.12  
274-3  
4

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三年宮嬖皇立自武伯服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  
 一也本紀又云幽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殺太子以成其服必求與戎  
 為幽王嬖褒姒愛之欲廢申后而伯服太殺太子成其服必求與戎  
 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廢申后而伯服太殺太子成其服必求與戎  
 申后見廢幽王於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時去太子也○申侯怒與  
 攻宗周殺幽王共攻幽王○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時去太子也○申侯怒與  
 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時去太子也○申侯怒與  
 取周而去魯語里革對成王舉烽火滅於戲孔晁曰戲幽王下虜褒姒  
 山國語於戲則麗幽王之亂滅戲甫謚云今京兆麗山之北則戲亦  
 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麗幽王之亂滅戲甫謚云今京兆麗山之北則戲亦  
 水名章昭云東都戲山○非正義曰晉文侯迎於平定天子隱六年為武  
 亂桓公遷於東都戲山○非正義曰晉文侯迎於平定天子隱六年為武  
 平桓公遷於東都戲山○非正義曰晉文侯迎於平定天子隱六年為武  
 之地與諸侯無異淫其於周是諸侯依地志幽王敗桓公死於是時王  
 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及與諸侯之言無異者緣政而作王爵雖在政  
 教纒行於畿內化之及與諸侯之言無異者緣政而作王爵雖在政  
 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謂之自體猶而云問平之謂之微風  
 者言不能復雅頌之而作風非謂其詩乃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  
 其詩不能復雅頌之而作風非謂其詩乃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  
 強暴至於滅豈如平流於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幽厲  
 酷虐至於滅豈如平流於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幽厲  
 謂以王之故於諸侯尊之稱桓王則猶春秋及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幽厲  
 風則卑矣已此國當云王言周位而五十一則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為桓  
 言閔周也本紀云平王即位而五十一則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為桓

毛詩注疏卷四之一國風王

中華書局聚

101310183

國家圖書館



002431969

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之

詩矣君子陽中谷有種居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

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既言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

云桓王之政事不明以此大車亦桓王詩也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

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大車亦桓王詩也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

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種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譏偽並

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謚此言以葛藟

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黍離閔宗周

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黍離閔宗周

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

去而作是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

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稿馮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彿皇反律音皇鎬

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宗周也今詩

本皆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

無以先王官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非故諱不忍

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非故諱不忍

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詩耳

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詩耳

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未忍去

三章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

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  
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十二年王  
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十二年王  
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  
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  
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  
楚秦晉始從下本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  
者始者從下本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  
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為雅從是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  
化其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同為國風焉○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為國風焉○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地盡為禾黍我室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遲遲也搖搖憂  
無所戀箋云行道也蘇離路反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不知我者謂我何  
行道也○搖音遙○蘇離路反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箋云謂我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稱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  
則稱其久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亦作倉乎蒼天仰  
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視之甚○彼黍離離其室毀壞其地盡為禾  
雅云春為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吳宮室毀壞其地盡為禾黍大  
胡老反夏為吳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為旻天○吳宮室毀壞其地盡為禾黍大  
夫行役見而傷之在彼宗廟宮室不忍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  
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彼宗廟宮室不忍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  
無所告訴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  
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

毛詩注疏卷四之一國風王 二一中華書局聚

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  
 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天傳彼宗廟宮室與稷也○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  
 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  
 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  
 苗○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曰離垂然則黍離時至稷則尚苗謂禾未秀也詩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  
 云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苗謂禾未秀也詩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  
 類也○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時也○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歷道也○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役當有期而反但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也○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寡人心搖○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無所○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以爲○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至蒼○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詩人質仰○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言其以仁慈之恩覆蒼天下○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視之其色蒼然則稱蒼天○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有成文始知其出何書釋天曰蒼天夏為昊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  
 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熟皆有文章故曰蒼天○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蒼天○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所宜為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已如爾雅釋天曰蒼天○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  
 曰旻天冬稱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

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玄  
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  
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  
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  
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順其時也此之高明天不弔求天  
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高明天不弔求天  
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晏天不弔無可怪耳是  
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昊天孔丘卒晏天不弔無可怪耳是  
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吳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  
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尙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吳郭  
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之史記宋世家云箕  
○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之史記宋世家云箕  
漸兮禾黍油兮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  
亦傷幽王但夫非為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猶黍離離彼稷之穗也穗秀  
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也穗秀  
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其所更見○德音遂更音庚○道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見黍離離行邁靡  
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哉

**疏**傳噎憂不能息也○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  
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注同風福鳳反

**疏**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

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

句是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箋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難

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鑿牆而棲曰埭箋云難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

者乃反不也○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端音同爾雅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畜許又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

行役多危難○**疏**為築李巡曰別難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難作棲曰埭君子于

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會期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活反韓詩至也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桀為桀括至也○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已

反疏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全己身遠難禍害已不

復更求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

復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

仕則止為求祿故知是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有於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欲使我從其

樂只且箋注且云君子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疏以爲君子祿且

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己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

於樂官之位左執其筮而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餘同陽陽甚自得則樂正

義曰言無所與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餘同陽陽甚自得則樂正

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中金薄鏤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

和樂亦是無所與心者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器故言簧也月令仲夏調

云笙十三簧笙必用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言簧也月令仲夏調

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則鼓簧是簧之必所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

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必所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

以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故知簧即笙非笙簧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

樂舉國君以明天子之譜云寢中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釋話云由從自也俱是

訓爲自是君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逸問已

故言我君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逸問已

左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千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王五中華書局

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夫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室繫路寢言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事也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寢之脩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小寢故得有左右房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

由敖陶和樂翽也翽也箋云陶猶陽也翽舞者所持謂翽舞也○陶音君

遙翽徒刀反翽於五刀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其樂只且疏傳翽也翽也○正

老反俗作翽翽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其樂只且疏傳翽也翽也○郭

李巡曰翽舞者所持翽也然則翽訓為翽也翽所以為翽故傳并引之

璞云所持以自蔽翽也然則翽訓為翽也翽所以為翽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戍行

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於平王母家申國在

陳鄭之南迨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楊木

之字非屯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思如字疏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

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也或如字數音朔○疏思焉○正義曰不撫其

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至戍之○正義曰此者皆

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總之○箋怨平王戍焉故言周人自使別

平王之嫌非由周人而特言周人所以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自使別

諸侯之不怨亦由周人而特言周人所以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自使別

耳假之怨亦由周人而特言周人所以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自使別

雅天有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

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迫近揚之水不流東薪與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

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戍守也

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彼其之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思懷

之國平王之舅箋云之子是子也○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懷

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已亦同○懷

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歸哉○毛

以為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不能流移之以與王者之尊豈不能

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為耳非不能也王

既不自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

勞苦自來日久之此在者今日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

興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

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東○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

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

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也役

見於父母妻子耳

揚之水不流東楚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傳言

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成唯應成申不戍甫許也

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

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也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是薪之木各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鏹之楊也

###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摧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蕘吐雷反韓詩云

母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疏中谷有蕘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

穀不熟饑音覲蔬不熟疏中谷有蕘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

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

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

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於水四句是也夫婦衰久而乾猶年相棄假陸草遇衰而傷

以喻夫恩薄厚室相傷於水四句是也夫婦衰久而乾猶年相棄假陸草遇衰而傷

薄久而甚脩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言婦首二句先

言乾次言甚脩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言婦首二句先

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逆乃歎難亦輕於中谷有蕘

嘆其乾矣與也雅離也嘆菸貌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難之生谷中得水則病

將死○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於云水濡而乾也字作鬱也廣雅云轟也反有女

離音佳爾雅又作萑音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轟也反有女

此離嘒其嘆矣

此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嘆傷

罪二反嘒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

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嘒然而

疏中谷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蕪草為水浸之嘆然其乾燥矣以喻凶

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

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至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嘒然其長嘆矣所以

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己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

傳雅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蕪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蕪蔚也葉

似蕪方莖白華華注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

云蕪藺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莖

蔚也者莫煖乎火說文云蕪綏也然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嘆為菸也釋水云水

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義曰以此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中谷有蕪嘆

其脩矣○字本或作脩音同有女此離條其歡矣○條然歡也○歡籀條其歡矣

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中谷有蕪嘆其濕矣○離水則濕箋云離之傷

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深淺有女此離嘒其泣矣○嘒泣貌○嘒其泣

為厚薄○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此離嘒其泣矣○嘒張劣反○嘒其泣

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箋離之薄厚

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己有薄厚從其甚

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己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王

七中華書局聚

也言其意自薄己空假凶年為辭也○箋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詰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也

中谷有雜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其不樂

者寐不欲覺之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同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

岳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

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文搆怨惡連結殃禍乃與師出伐諸侯禦之與

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

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號鄭伯怨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

不中質無益也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是諸侯背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

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

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卒亂鄭師合以攻

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卒亂鄭師合以攻

亦此言師敗非謂軍敗耳據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由三章下五句知此言傷敗

其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有兔爰雉離于羅與也爰緩意鳥

君亦急為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緩有急用沈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反本亦作懔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感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

反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成人為也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寐無咍罹憂咍動也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

五戈反長張丈有兔至無咍正義曰言有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所

聽縱者則緩有所躁感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

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

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詁謂之羅李巡

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免言緩則雉為急矣雉言在羅則免無拘制矣舉一

緩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尚幾尚也人者為成人之易云

庶幸也幾覲也是庶幾者幸覲之意也以傳云尚幾尚也人者為成人之易云

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有兔爰爰雉離于旱旱今之翻車也○旱音俘郭服

憂叱動○正義曰皆釋詁文有兔爰爰雉離于旱今之翻車也○旱音俘郭服

奢反赤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偽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疏傳曰覆車正

以掩免者一也釋器云繫謂之置置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

展轉相解有兔爰爰雉離于旱置置也凶反置昌鍾反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

云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也箋

怨連禍之凶王構

毛詩注疏 四之一 國風 王 八 中華書局聚

兔爰三章章七句

珍傲宋版印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之九族者親○葛藟力已上至高祖下及孫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詩疏○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

復由族皆陳族人之怨王而親睦之本云刺桓王雖通不合鄭譜○箋九族至之王

親○正義曰此古尚書釋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己乃

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屬之內為一族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己乃

女昆弟適人之母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二妻之父為一

族妻之麻姓為一母以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

案禮總麻姓為一母以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

玄禮之聞辭也婦人歸宗族之子雖適人字猶繫族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禮請期辭也婦人歸宗族之子雖適人字猶繫族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所云則中族當有異姓宗伯服皆總麻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官親之事也

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官親之事也

葛藟三章章七句

珍傲宋版印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之九族者親○葛藟力已上至高祖下及孫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詩疏○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

復由族皆陳族人之怨王而親睦之本云刺桓王雖通不合鄭譜○箋九族至之王

親○正義曰此古尚書釋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己乃

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屬之內為一族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己乃

女昆弟適人之母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二妻之父為一

族妻之麻姓為一母以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

案禮總麻姓為一母以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

玄禮之聞辭也婦人歸宗族之子雖適人字猶繫族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禮請期辭也婦人歸宗族之子雖適人字猶繫族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所云則中族當有異姓宗伯服皆總麻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官親之事也

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官親之事也

葛藟三章章七句

珍傲宋版印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之九族者親○葛藟力已上至高祖下及孫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詩疏○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

復由族皆陳族人之怨王而親睦之本云刺桓王雖通不合鄭譜○箋九族至之王

親○正義曰此古尚書釋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己乃

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屬之內為一族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己乃

女昆弟適人之母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二妻之父為一

族妻之麻姓為一母以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

案禮總麻姓為一母以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

玄禮之聞辭也婦人歸宗族之子雖適人字猶繫族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禮請期辭也婦人歸宗族之子雖適人字猶繫族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所云則中族當有異姓宗伯服皆總麻未有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官親之事也

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官親之事也

于萬反又如同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為己父無恩

字注下皆同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在河之濱得河之潤故也

以與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葛藟之族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

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

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為己父也謂他人為己父則無

之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父

之怨也○傳水厓曰濟○正義曰釋水云濟水厓李巡曰濟水邊地名厓也

繇葛藟在河之涘音涘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王又無恩○謂他人母亦莫我

有箋云有疏傳涘厓也○箋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

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諸本又作后義亦通繇葛藟在河之濟

章謂他人昆黃王無兄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繇葛藟在河之濟

深為濟不發聲也順春反爾雅何音檢爾雅云重顯謙郭云形似累兩重顯上大

音小李巡云謙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疏傳濟水厓上平上洒下○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濟李

階下故名曰濟不行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上洒下故名濟孫炎曰平上

此在河之濟即彼濟也釋山云重顯謙涘炎曰山基有重岸也謙是山岸濟是

水岸故云水謙○傳昆

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疏采葛三章章三句至

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

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

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彼采

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彼采

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

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葛草以為絺綌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

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

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為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

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過小

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

唯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正義曰釋草云蕭菝李巡曰菝一

彼采蕭者喻臣以大疏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菝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蠶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為香許慎以

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蒸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

焉疏

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

事也陵遲猶破馳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禮

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大車檻韋衣如

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大車檻韋衣如

大車命夫之車檻韋衣如子男之服乘其大夫之服也○大車檻韋衣如

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夫之服也○大車檻韋衣如

也古者天子大夫服韋衣如子男之服乘其大夫之服也○大車檻韋衣如

韋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離○檻胡覽反韋尺銳反

韋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離○檻胡覽反韋尺銳反

反韋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離○檻胡覽反韋尺銳反

聽訟將罪我者之辭也豈不思與女為無禮與畏子大夫來○疏大車至不敢

大夫乘大車而巡行其聲檻然身服韋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莢草之色○然

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文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傳我故不敢也古之

正義曰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

毛詩

注

疏

四之一

國風

王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龍	周	裳	織	會	畫	玄	以	則	仍	在	夫	侯	諸	本	褒	卑	子	以	耳	周	如	其	四	男	加
次	而	故	明	宗	績	冕	上	刺	得	朝	者	曰	侯	爵	有	解	大	定	人	子	使	命	出	一	男
二	以	鄭	是	彝	之	則	當	為	服	也	以	我	之	仍	德	夫	之	箋	刺	男	出	出	等	為	鄭
曰	日	於	絺	藻	事	衣	有	文	為	異	其	周	數	存	加	服	鄭	薳	其	之	於	封	五	伯	解
山	月	司	為	火	則	無	袞	冕	冕	各	本	之	衆	直	一	之	以	薳	大	衣	封	命	則	其	周
次	星	服	纁	粉	纁	驚	冕	皆	也	依	爵	卜	王	以	等	所	冕	薳	夫	服	畿	命	則	命	禮
三	辰	引	文	米	謂	復	冕	有	又	本	先	朝	之	使	由	以	禮	如	不	乘	即	得	毛	加	出
曰	畫	尙	但	黼	畫	用	與	五	解	國	尊	顧	之	君	故	決	出	離	其	大	加	意	於	封	謂
華	於	書	王	黻	也	繡	冕	其	色	如	服	命	孔	少	榮	云	則	謂	境	車	命	以	王	朝	出
蟲	旗	者	相	絺	也	明	冕	青	之	其	於	安	或	亦	耳	是	是	為	內	檻	反	於	禮	出	於
次	而	校	變	於	華	衣	之	者	以	得	數	國	注	侯	復	夫	乃	侯	之	然	於	朝	廷	封	內
四	冕	周	禮	制	以	屬	皆	如	如	尊	故	之	云	伯	更	為	加	乃	無	服	還	謂	出	封	非
曰	服	九	考	不	上	正	謂	如	如	諸	鄭	呂	侯	為	加	其	夫	加	復	冕	出	於	封	為	諸
火	次	五	而	周	法	謂	古	者	者	侯	志	侯	非	命	數	諸	夫	一	出	封	決	本	此	封	出
次	九	章	立	周	作	古	人	得	得	使	答	為	唯	數	故	侯	王	等	事	但	也	此	古	封	外
五	曰	宗	宗	彝	火	人	之	如	如	以	趙	天	子	故	侯	於	朝	出	作	者	此	時	王	為	諸
曰	宗	龍	說	云	明	象	日	若	若	其	商	子	男	故	伯	王	之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宗	彝	皆	火	與	畫	日	衣	綈	綈	命	云	虎	耳	故	侯	入	朝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彝	皆	山	與	宗	畫	月	則	衣	衣	諸	云	實	隱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皆	山	登	宗	彝	日	星	刺	衣	衣	侯	云	氏	十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山	登	火	宗	彝	月	辰	粉	刺	刺	侯	云	是	一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登	火	於	宗	彝	星	山	米	粉	粉	侯	云	年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火	於	宗	彝	亦	辰	龍	考	考	考	侯	云	左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於	宗	彝	子	冕	文	以	工	工	工	侯	云	伯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為	宗	彝	冕	服	而	龍	唯	唯	唯	侯	云	入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績	宗	彝	服	為	山	華	記	記	記	侯	云	為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次	宗	彝	十	衣	龍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大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六	宗	彝	二	章	下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曰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藻	宗	彝	一	章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次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一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曰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七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宗	彝	章	復	華	華	言	言	言	侯	云	夫	故	侯	為	為	者	陳	王	政	夫	諸	侯	也	

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緇以爲繡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  
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繡則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  
章凡五也緇刺焉如鄭此言是蠶以上則衣用績緇冕則衣亦績也知繡皆有  
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蠶以上則衣用績緇冕則衣亦績也知繡皆有  
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績繡皆五色其青  
者如離其赤者如雉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大車皞皞衣如璠之皞皞重遲  
又言其青者如雉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大車皞皞衣如璠之皞皞重遲  
答云離鳥青非草名藪亦青故其青者如離○大車皞皞衣如璠之皞皞重遲  
也○璠云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璠音門說文作璠云以皞爲屬也○解不爾思畏  
此璠云玉頰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璠玉色如之頰勅貞反赤也○璠不爾思畏  
子不奔疏傳之皞皞至璠頰也○正義曰璠玉色如之頰勅貞反赤也○璠不爾思畏  
說文云璠爲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皞日室則外內異死則神  
乃使夫爲一也箋云穴謂塚中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政非但白不敢淫奔  
其闈於古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政非但白不敢淫奔  
古之反於古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政非但白不敢淫奔  
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刺時大夫若謂我古之禮爲不信乎  
我言之信如皞然之白男曰其明如此汝今刺時大夫若謂我古之禮爲不信乎  
言也○傳穀生至爲一○正義曰男曰其明如此汝今刺時大夫若謂我古之禮爲不信乎  
曰禮始於傳穀生至爲一○正義曰男曰其明如此汝今刺時大夫若謂我古之禮爲不信乎  
所以得同穴者死則宮室辨外內男曰其明如此汝今刺時大夫若謂我古之禮爲不信乎  
几筵注云周禮雖今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几春氣合

毛詩注疏四之一 國風王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來思之者思其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

思之至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己之貌來食則思其更來在朝以思之

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己之貌來食則思其更來在朝以思之

見逐當先思子國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

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奔世有德遂言及子國之功也二章箋

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

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則引父○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顯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子嗟盡有麻麥草木乃彼賢○境本亦作敷苦

留大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所以為賢○境本亦作敷苦

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所以為賢○境本亦作敷苦

交反遠苦角反又音學本彼留子嗟將其來施○行施難進來見己之貌○施將

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疏○丘中至來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

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如下同○疏○丘中至來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

如字同音司閉音閑又如下同○疏○丘中至來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

放逐於外國人思有麻者乃遠述其行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

卑賤之職言丘中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有麻者甚○鄭氏以為子嗟往治於朝去治

所在則治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往治於朝去治

治類○正義曰劉氏大夫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

相類故知劉氏大夫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

釋丘云非人力為之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境墉之處境墉謂地之

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

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墉遠盡有麻

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子嗟至為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境墉遠盡有麻

子嗟則是有功孝經云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卑

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卑

則能使境墉生物所在則治理是所以為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

曰傳亦以施墉為物所在則治理是所以為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

來故思之也○箋施施來至之貌○正義曰箋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難

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難

以待之已下章冀得設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言子國彼留子

國將其來食己得厚待之○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正義曰箋以

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言子至世賢○正義曰箋以

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也○傳思之乏於飲食故言

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饒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

國見己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己來至己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

之飲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者言能遺

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者言能遺

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李反下同○至美寶

珍傲宋版印

○正義曰玼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  
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  
○箋留氏至遺己○正義曰箋亦以佩玼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  
敵己而遺己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己得食之言己之待留氏此章  
留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教己是思者與留氏情親故云留氏之子  
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  
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王城譜

是殷頑民於成周也 明監本毛本是下有遷字閩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至於夷厲 至上當有圈

遂殺幽王厲山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驪誤麗非也考漢書匈奴傳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亦作麗正義所引

周本紀當如此大小雅譜正義引同采菽正義引作驪當是後改

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咎 毛本其作共

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字句絕猶字當在貶之而作風上卽由字也浦鏜校移猶字入而云

句中改作獨非也又山井鼎考文云宋板此作也屬上其實不然當是剗也凡十行本脩改非一考文所載不誤者俱從之唯誤者出焉

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譜所謂其詩不能復雅也黍離箋

同又正義云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云云亦其證與頌全不相涉行也猶字錯在上皆當正之

○黍離

而同於國風焉 各本此下更無注案釋文云崔集注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正義標起止云至風焉是正義本亦無詩

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字謂東周之國崔集注妄譜九字非鄭意

珍做宋版

故為憂思無所愬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愬當作訴正義作訴上文可證傳作愬標起止可證愬新古今字正義所易也此

一字不知者改耳餘同此

古詩人質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當作時桑柔正義引作時可證今爾雅疏亦誤為詩

○君子于役

君子于往行役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于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衍

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闕本二章經文別本亦或倒但唐石經以下至毛本皆誤也

不誤故不更出凡各本皆不誤唯別本乃誤者如何彼穰矣不可畏也求爾新特家伯維宰如彼泉流愛其適歸以篤于周祜降予卿士及此羊牛下括并胡然厲矣假樂君子天降浴德彼徂矣既右饗之等皆不更出因經注本及注疏本固未嘗誤不煩正也

○君子陽陽

翻轟也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標起止如此考文古本翳上正義引爾雅翳也又引轟翳也然

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說傳用爾雅而去其一轟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按轟从每正字也轟从壽俗字也說見五經文字爾雅釋文

○中谷有棗

葉似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萑誤萑考爾雅注是也

華注節間補注當作生

皆云菴藺是也明監本毛本藺誤闕案菴藺見司馬相如賦漢書作菴藺史記作菴藺

說文云菴綏也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綏作縷案皆誤也浦鐘云縷是也

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厚薄作薄厚案薄厚是也正義中薄厚字凡四見又標起止云至

薄厚皆其證闕本以下并標起止亦改而倒之誤甚

箋維之薄厚補維之下當有至字

○兔爰

國危役賦不息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危當作內以六字為一句

秋又取成周之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粟傳作禾

是諸侯背也明監本毛本同背下有叛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言形近之譌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操七刀反本亦作燥沈

七感反蹙子六反本亦作威七歷反此箋取莊三十年公羊傳文今彼文作燥感鄭考工記注云齊人有名疾為威者春秋傳曰蓋操之為己威矣此箋

當亦本是操威其或作躁蹙者即操威之別體皆上讀七刀反下讀子六反

正義所謂義並得通也若本又作燥讀為七感反下讀為七歷反則誤作慘

庶幾服寐而無動耳毛本服作於

易云庶幸也幾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注形近之譌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

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謐所改入毛鄭詩

亦無顧眷我之意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顧眷作眷顧案眷

王又無母恩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王又無母恩也一本作王后正義云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考此文當屬箋今脫去句首箋

云二字遂屬之傳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王又無母恩是其證且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各本皆誤當依正義正之定本及諸本作王后者尤誤此但刺王不刺后若分首章父為王二章母為后則三章昆之所指不應不見於傳箋也正義云義亦通非是  
濟水濼也詩小字本相臺本濼作濼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非釋文所云詩本又作水旁兼者也乃釋文濼清也誤涉耳正義標起止以下  
及各本皆作濼可證

不行者蓋衍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行衍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無衍字

○采葛

釋草云蕭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菝誤菝下同考爾雅釋文浦菝是也餘同此

王氏云取蕭祭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氏當作生民形近之譌蓼蕭正義可證

○大車

蒺離也蘆之初生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蘆力吳反正義云此傳蒺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亂為一也戴震

云蘆字訛當為蒺蒺蘆乃蒺葦二物未秀之名源為一者非說文蒺蒺之初生可證毛傳轉寫之失見毛鄭詩考正

如蒺草之色○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

毳畫虎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雉誤雉是也

周禮雖今葬圖毛本今作合案合字是也

○丘中有麻

丘中境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云丘中境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

同也釋文云埆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是定本遠字亦從孫義但又埆遠復出無之處為異

將其來施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施施如字正義標起止云丘中至施施考顏氏家訓引傳及箋云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

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然則今毛詩釋文正義及

各本皆作施施者或由顏說定之也經義雜記以為經文一字傳箋重文引邨

谷風有光有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泐泐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泐泐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泐泐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泐泐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泐泐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十三)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

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伯所云十邑之地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

遂滅號節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

畿內是為鄭桓公四年左傳曰鄭厲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

公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世家云宣王親庶弟皇甫謚亦云庶弟又史記地年表

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云宣王親庶弟皇甫謚亦云庶弟又史記地年表

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世家云宣王親庶弟皇甫謚亦云庶弟又史記地年表

其都也其地曰咸林故曰咸林之邑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是

以鄭因號鄭之地而國之節亦司徒既譜鄭事然後譜鄭人故先言有鄭之由

而後說得鄭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既譜鄭事然後譜鄭人故先言有鄭之由

其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也○正義曰自此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

背君之心加以周之衆奉辭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西洛東河南潁北是

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號鄭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是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鄭

中華書局聚

之惟是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耶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倘典刑以守

不其入也號鄧實國而言邑者以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

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侯之國與晉文侯也○桓公從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

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也○桓公從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

公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號鄧受之是桓公從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

司徒又云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多故余安逃死是為

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

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

濟前華後河食濠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

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

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號鄧

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鄧之君見號鄧

方用事輕分公地○誠居號鄧之民也○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

民於洛東而號鄧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

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大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公身未得故傳會得

此說耳○外傳云馬遷之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周庸比耦以艾焉

故昭十六年左傳馬遷之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周庸比耦以艾焉

此昭十六年左傳馬遷之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周庸比耦以艾焉

而與居之也○蓬蒿藜翟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於商人之地○開方除之尚三

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地不可尊卑計其地制

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法耳○其地不可尊卑計其地制

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濠洧之地此云語文也韋昭云華國也食謂

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云雖處其地不居其墟杜預云鄭國在陽密縣

人葬云鄭子瑕於鄭城之下度鄭城故鄭國也若然鄭國別有鄭

東曰鄭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鄭鄭同地而鄭於鄭國也若然鄭國別有鄭

傳曰鄭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鄭鄭同地而鄭於鄭國也若然鄭國別有鄭

城決其國之所及非鄭也但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也

地言其國之所及非鄭也但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也

內諸侯不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

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賜秦明武周畿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入為天子

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周畿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入為天子

士是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賜秦明武周畿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入為天子

達以爲鄭伯爵乃謂鄭也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畿內者鄭志雖答趙商云此

鄭伯爲鄭伯爵乃謂鄭也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畿內者鄭志雖答趙商云此

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曰鄭伯也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畿內者鄭志雖答趙商云此

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平王以東遷是邑之先也子與爲周司異武桓公作之

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作卿士以先之也子與爲周司異武桓公作之

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子與爲周司異武桓公作之

爲厲公又生公莊公娶鄧曼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突是

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齊人殺子儀公卒而桓立七年高渠彌

而納昭公而立子儀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再殺子儀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鄭

中華書局聚

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躋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  
 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  
 裘遵大路女曰難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  
 莊公詩也女同車山有扶蘇籥令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襄裳丰東門  
 之鞞風兩子衿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  
 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  
 山有扶蘇籥令狡童刺忽所美非實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  
 蓋後立時事也襄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箋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  
 之春秋之義君雖篡而自立已列於會則成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  
 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  
 正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為忽為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  
 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為忽為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  
 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夏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  
 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  
 兵革濼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既爭之後事也公于五爭突最  
 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於左方中皆以此而  
 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灑脫失次第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  
 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  
 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  
 從上大叔于田為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

善之功焉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

為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為卿正得其宜諸

疏

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入德以明有已是其善又能  
 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復入德以明有已是其善又能  
 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謂至其德之辭也明有桓公善之作焉敘其又復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父謂至其德之辭也明有桓公善之作焉敘其又復  
 為之子能繼父是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威美二曰以禮大司徒辨則民不爭  
 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則民不爭  
 越六曰以陰禮教安則民不怨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儀辨則民不  
 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祿則民與功是則民不職十一曰以教也祀禮賢制  
 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是則民不職十一曰以教也祀禮賢制  
 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則民不乖民儀謂安存則民不苟且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土農工商之相習教之安存則民不苟且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士農工商之相習教之安存則民不苟且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則民不怨曠樂謂五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為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  
 美君有德能任王朝是以其刺美時王之故為雅作者之意有異故所繫不  
 伯同察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之故為雅作者之意有異故所繫不  
 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縉士之位焉縉朝之正服也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宜居  
 皮弁服也○敝本又作弊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適之館舍粢也諸  
 符世反朝直遙反下同○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適之館舍粢也諸  
 采祿箋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入為天子之宜受  
 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古翫反粢七且反煢也蘇尊反慮力於反

毛詩注疏 四之二 國風 鄭 二 中華書局聚

飲於鳩反此縵衣至今宜服之毛言武公稱其服也此縵衣若飲音嗣今願其常居之適子常服此館也王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武公於

改而為之鄭國入王朝於王常食所改受也王之授衣服人愛美武公與之

言武公去鄭意願王為然非館而還我願授衣服人愛美武公與之

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館而還我願授衣服人愛美武公與之

若食也鄭以授之改食為民授之則改授衣服人愛美武公與之

飲食也鄭以授之改食為民授之則改授衣服人愛美武公與之

○正義曰考工記言染三為黑五縵入為縵七冠為縵注云染者三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乃成是縵也縵者黑也縵者黑也縵者黑也縵者黑也

帶素鞵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司徒而經云緇衣周緇衣士之服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旦朝於王皮弁而聽朝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

則更願王之為之令常衣此服以朝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居卿士之位焉○箋云此至服武公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之庭為公職使朝己出政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者注

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夕治家事私大夫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朝之禮曰君視朝而退適路

之政使人視大夫所斷不得歸適小寢釋私朝明視朝之禮曰君視朝而退適路

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朝亦謂私家朝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視朝是天子之朝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與其臣服之也視朝天子

服○傳適之至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人呼食為粢謂得食也諸侯入為天子

故為舍也粢釋言文郭璞曰今河人呼食為粢謂得食也諸侯入為天子

故為舍也粢釋言文郭璞曰今河人呼食為粢謂得食也諸侯入為天子

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祭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祭也○箋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曹治事之外有九室九卿孤焉九卿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居之處也六卿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適也言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地之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地之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願授之食且食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所以能遠就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天子不得曲實與之食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天子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好猶宜也箋疏造為也疏箋造為也○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疏造為也○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

側丁反後放此聽疏將仲三章第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將仲子詩者刺

吐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於道而小不忍之也乃亂師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

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為事父小不忍之也乃亂師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

為之所辭豈敢愛之用畏我父小不忍之也乃亂師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

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用畏我父小不忍之也乃亂師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

箋莊公及驕慢○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共叔段○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請於武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曰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請使居之謂之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曰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君將不堪曰姜氏欲除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也不如早為之度非制也

既而大命西鄙北鄙貳於己無庸將自及大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康延臣

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康延臣

鄭封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不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叛大叔段襲

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序曰叔多才是謂共城大叔是而無禮也將仲子兮無踰我

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是謂共城大叔是而無禮也將仲子兮無踰我

里無折我樹杞言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

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箋云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

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杞喻言無傷我下同杞音起驟任救反服

虔曰數也君若與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之故害我豈敢愛之而此一將與

之一本若作將與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之故害我豈敢愛之而此一將與

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

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

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

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

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

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

珍做宋版印

子至可畏○正義曰祭仲數諫之莊公不能犯之請於仲子傷害我之無兄

越我居之里○無損折我樹之木以喻我親戚之若莊公以

弟段將為害我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長也言莊公

父不忍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鄰里之故也○正義曰里者民

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拒諫之辭以刺鄰里之故也○正義曰里者民

我里謂無越也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水生傍樹如柳葉鱗

云杞謂無越也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水生傍樹如柳葉鱗

而祭仲至除之○故今人為車轂今共北淇水魯國泰山汶水邊純也

箋祭仲至除之○故今人為車轂今共北淇水魯國泰山汶水邊純也

數也箋言驟諫之內始有樹木之意左傳此言多於是公子呂辭而公箋以為祭仲

者一故言初諫曰以為數諫之矣則祭仲之言多於是公子呂辭而公箋以為祭仲

叔為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之意左傳此言多於是公子呂辭而公箋以為祭仲

之行為祭仲切莫切於此祭仲之意左傳此言多於是公子呂辭而公箋以為祭仲

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長迫父母有言不懷也○垣桑木之豈敢愛之畏我諸

存與母連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牆垣也○垣音袁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諸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

木也檀彊勒之木○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音居良反忍本亦作刀同而

慎反依字木旁作刀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刀為是案糸旁刀音女巾反離

騷云紉秋蘭疏傳國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韞草木園者圃之蕃

以為佩是也疏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故云彊勒之木陸機疏云

毛詩注疏四之二國風鄭

五中華書局聚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藁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橋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豈  
藁迷藁迷尙可得駁馬藁迷一名挈盞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盞先殫豈

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鐘也○繕

市戰反善也說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箋繕之至甲鐘○正義曰世

音悅鑑苦愛反疏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

乃名為錯箋叔于田巷無居人國叔大叔殺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

以今曉古叔于田巷無居人國叔大叔殺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

泰後大叔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疏叔于至且

皆放此叔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疏叔于至且

曰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且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

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知叔也信美且仁德國人注無復居人豈可實無

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過度時呼為大叔皆謂之叔故

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字曰叔以疏過度時呼為大叔皆謂之叔故

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故云田取禽也疏豐曰侯我乎巷謂待我

於門外知巷是里亂之賊謂也信美且仁正義曰洵信美且仁是

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也信美且仁正義曰洵信美且仁是

叔于狩巷無飲酒冬獵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反獵力疏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疏李傳冬獵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疏反獵力疏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野服馬猶乘馬也疏豈無

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云武節疏之牧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來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人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而好勇好本或作疏田三章于

章十句至得衆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大叔于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揚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與服之

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叔在藪火烈具舉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

也在旁曰驂○組音祖中作仲反為叔在藪火烈具舉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

舉言衆同心○數素口反禮揚暴虎獻于公所禮揚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

本又作袒音佢楊將叔無狃戒其傷女○狂習也箋云狂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素歷反搏音博疏既大叔至傷女○毛以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

又反下同疏既大叔至傷女○毛以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

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馳於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

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揚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

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

毛詩注疏四之一國風鄭六中華書局聚

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故知從中節者以御善舞之其兼言服御也此言執轡如所云亦總知與

服和諧中節亦由御如舞之兼言服御也此言執轡如所云亦總知與

但馬之節由御如舞之兼言服御也此言執轡如所云亦總知與

兩服則有故知如舞之兼言服御也此言執轡如所云亦總知與

善耳非大序澤虞以數澤大數小澤數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數則正

義曰地官序澤虞以數澤大數小澤數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數則正

非一而此序澤虞以數澤大數小澤數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數則正

共立澤虞以數澤大數小澤數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數則正

鄭有圃田之言在爛蓋謂之圃田也此言其澤數曰某無水異其名耳地官數澤

所藏故云禽之府爛謂之圃田也此言其澤數曰某無水異其名耳地官數澤

有行也火備行俱由義故爲人使持之故禮申之云人持火此爲宵田故釋

火炤之具即偕行由義故爲人使持之故禮申之云人持火此爲宵田故釋

訓文李巡曰禮湯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

舍人曰無兵空手搏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

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以爲復叔于田乘乘黃四馬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爲習也復亦貫習之意故以爲復叔于田乘乘黃四馬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兩服中央夾轅者襄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

者言與中央夾轅者襄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

揚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子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抑磬控忌抑

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子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抑磬控忌抑

縱送忌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疏叔于至送忌一乘之黃馬在

內兩服者馬之於上駕澤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鷹之行相次序也乘一乘之黃馬在

公田獵叔之在於上駕澤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鷹之行相次序也乘一乘之黃馬在

公田獵叔之在於上駕澤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鷹之行相次序也乘一乘之黃馬在

公田獵叔之在於上駕澤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鷹之行相次序也乘一乘之黃馬在

抑者此叔能擊聘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

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

小戎既得衆才如是必將為亂而公不驂故刺之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曰

言兩服也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齊首兩驂與

之最上禮注云駕行者與之並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

服馬光行非訓揚為光也○傳云如驂之有斬○正義曰此無正文義曰言承射御

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傳云如驂之有斬○正義曰此無正文義曰言承射御

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驂止而已故知驂馬曰此無正文義曰言承射御

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進退唯驂止而已故知驂馬曰此無正文義曰言承射御

田乘乘騶騶白雜毛曰騶○騶音反兩服齊首馬首兩驂如手箋云止如御者之手

助也佐叔在藪火烈具阜也阜威叔馬慢忌叔發罕忌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也

慢莫又作抑釋棚忌抑鬯弓忌棚所以覆矢鬯弓所以覆矢也射者蓋矢發弓言

杜預云橫丸箭箛也疏叔于至○田事畢○棚音冰所以覆矢也射者蓋矢發弓言

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於數也○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之時乘一乘之馬乘

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執鬯以發之馬乘

比美叔之多才遂終其田畢抑者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執鬯以發之馬乘

聽○傳慢遲○希○傳棚○所○至○發○弓○以○正○義○曰○昭○二○緩○故○慢○為○遲○也○郭○璞○曰○今○呼○之○為○鳥

罕為希也○傳棚○所○至○發○弓○以○正○義○曰○昭○二○緩○故○慢○為○遲○也○郭○璞○曰○今○呼○之○為○鳥

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轅丸蓋杜預云或說轅丸是箭箛其蓋可以取飲先儒

相傳棚為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轅丸是箭箛其蓋可以取飲先儒

鬯者威弓之器鬯弓謂殺弓而納  
之鬯中故云鬯弓殺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  
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翺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  
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剋○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  
下同遠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翺五羔反

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

衛旅翺翺於河上日經久而文公將兵禦狄於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  
師旅翺翺於河上日經久而文公將兵禦狄於竟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

有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  
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

此乃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翺翺  
河上之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翺翺

好利至使師○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潰而歸高克奔陳鄭棄其師左傳曰鄭  
人惡高克使師○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潰而歸高克奔陳鄭棄其師左傳曰鄭

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初實侵衛鄭與戰而敗後遂入於河  
上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初實侵衛鄭與戰而敗後遂入於河

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左傳稱  
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左傳稱

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清

人在彭駟介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旁補彭反王云清者高克所帥

也一本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重英飾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魯矛也

介四馬也謂之鉤鉤音地或謂之鉞鉞音蟬或謂之鏃鏃音錯在由反其

柄謂之矜矜音巨中反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魯在由反

至翺翔○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以去無所防禦高

克乃使四馬被駟駟教遊旁旁然不怠其車而文公不知故刺之○傳清邑于

之上於是翺翔言其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而文公不知故刺之○傳清邑于

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而文公不知故刺之○傳清邑于

竟明在鄭衛境上言鄭境非近郊是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

下言消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其相遠故

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也北山傳云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遠故

亦為不己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為驅馳之貌互相見也○傳重英則以

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之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

朱染為英飾二矛長短有四尺夷矛重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魯飾長短

名也○近夷長也兵長宜有夷也故知二矛為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

狄于境是守國之兵長宜有夷也故知二矛為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

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

其各自有飾清人在消駟介庶庶武貌○庶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喬重

並建而重累清人在消駟介庶庶武貌○庶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喬重

毛詩注疏四之二國風鄭

八中華書局聚

累荷也箋云喬矛矜遙本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重累也沈胡

詩作鶴遺本又喬矛矜遙本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重累也沈胡

可反謂兩頭也室劍削名也方言云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近

謂音頭受刃處也

削音笑縣音玄也

下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喬至毛羽○正義曰矜謂矛柄也謂此二刃有等

十年左傳云舞師之意言喬者預之柄於上以旌表識其行然題者表識

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預之柄於上以旌表識其行然題者表識

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似如重

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似如重

稍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右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箋云左車右抽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

克之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在習抽勅子亮反作陷

已兵車之法將居擊刺也呼報反注同

他牢反云抽刀以擊刺也呼報反注同

高克閑暇無言可造河上乃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中旋以

一軍之容好習而刺之鄭以高克居軍中旋以

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為左車旋以

在軍之左旋至右容好習抽刃擊刺高克為左車旋以

好言其無人事故遺手也必而射高克為左車旋以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在軍之左旋至右容好習抽刃擊刺高克為左車旋以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取敵之言此亦為左旋右旋也

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曰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染左卽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折以御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御車不在耳若士卒二箋皆言闕官箋所云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閑御者在車左御者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鄭譜

又云爲幽王大司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云字非也譜以上說京兆鄭縣以下說河南新鄭故以又云爲

更端之辭山井鼎考文載永懷堂板又云作桓公出於臆改其板自是俗書無足論者盧文弨亦取改此文失之矣

桓公臣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史記臣作曰是也

斬之蓬蒿藜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翟誤翟是也

子文公隄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隄傳作捷是也此據世家

是突前篡之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作初案皆非也當作事上下文可證

宜是初田事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田作年案皆非也田當作日形近之譌

○緇衣

粲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殮蘇尊反在粲字後諸廬字前是釋文本餐作殮正義云粲餐釋言文考爾雅與此傳意同皆謂粲爲餐假

借釋文本誤

在天子宮

小字本相臺本宮上有之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刻入考文一本同案有者是也

而言子爲子授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予譌子是也

非民所能改受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授譌受是也

又再染以黑乃成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上浦鏜云脫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九字考周禮注是也此以黑復出而脫去

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卽誤卿是也

周緇衣卿士所服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周作則案所改非也周當作明形近之譌

○將仲子

是致大亂大也

毛本下大字作國案國字是也

君將與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正義本今無可考

四牡傳云杞枸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考彼傳及爾雅皆是繼字此繼字當誤

矣則祭仲之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矣或然字之誤屬下是也

實敗名病大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敗名二字當衍此引晉語實病大事或記左傳敗名於傍遂誤入皇皇者華正義引實病大

事不誤

園所以樹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樹誤種案正義云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是自爲文不當據以改傳

檀彊韌之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韌作忍案釋文云忍本亦作刀同而慎反依字韋旁刃此今假借也考采薇箋堅忍白華

抑箋柔忍皇皇者華傳調忍字皆作忍周禮士訓考工記二釋文亦可證是此傳本作忍字因正義自用韌字不知者乃取以改也又考文古本作紉采

釋文所載沈重說及采薇改作紉白華采所易今字作韌皆非也舊釋文韋字誤今正見後考證

木旁作刃

木當作韋

故云彊韌之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忍正義作韌忍韌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駁馬梓檜

闕本明監本毛本攜作榆案榆字是也晨風正義引作榆

○大叔于田

叔多才而好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云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云檀楊暴虎是好勇也下文云好勇如此是與

或作本同

大叔于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田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下文云毛以為大叔往田

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杖杜有杖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為長

將叔無狂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毋本亦作無正義本今無可考

然則藪非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當作澤上下文可證

孫炎曰狃伏前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伏誤伏是也

欲止則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往誤往是也

乘一乘之驕馬

闕本明監本毛本上乘字誤乘驕誤驕案經傳皆作驕正義作驕驕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

○清人

禦狄于竟

闕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下言禦狄于境同案所改是也序作竟正義作境下文皆可證竟境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

序亦作境誤采正義所易之今字

駟四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駟介四馬也考文古本有介字采釋文一本此箋但說駟耳其介甲也已在傳矣一本誤○按毛

傳文茵虎皮也謂艾茵之文乃是虎皮也荷華扶渠也謂荷華之荷乃是扶渠也傳之例本如此後人有刪改遂至不畫一

使四馬被馳駟敖遊

明監本毛本被下有甲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中軍爲將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作謂考文古本同案謂字是也釋文以謂將作音可證

注云右陽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左誤右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忠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直

遙反下及注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正義曰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口道故

同風福鳳反注疏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事也○正義曰刺朝廷之臣故

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也人焉經之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事也○正義曰刺朝廷之臣故

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始則言自也○羔

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桓武之世朝多賢者○箋云縵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

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皆忠直且君也箋云縵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

然人望而畏之○濡音儒洵徐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舍音疏羔裘至不渝

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疏羔裘至不渝

赦王之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羔裘至不渝

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無此人君之度也○疏羔裘至不渝

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疏羔裘至不渝

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潤○疏羔裘至不渝

縵衣以裼之論語云縵衣至長之○正義曰經云縵衣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縵

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正義曰經云縵衣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縵

毛詩注疏 四之三 國風鄭 中華書局聚

飾孔武有力甚也飾緣以豹皮也孔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直正義曰言古之

君子服羔皮為裘以豹皮為直刺今無此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

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

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祛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威

也禮君用純羔裘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彥

也粲衆意○晏於服反粲采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彥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威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

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皮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

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

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

今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無

我惡兮不寔故也。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

今後好也亦爾。疏遼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我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己循彼大

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處，怨惡我留兮，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

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山

音反。聲訓為斂也。據字本注。此造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

為義故言袂末。○傳寔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寔意之速。遵大路兮，摻

執子之手兮。者，思望之甚，無我讒兮，不寔好也。○讒，棄也。箋云：讒亦惡也。好猶善

於善道，使我然。○讒，本亦作讒。又作讒。市由反。○傳：讒，棄也。○正義曰：讒與醜古

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讒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

好呼也。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

報反。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

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之

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

定之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辭未好爵為大賓客思贈也

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無好爵德之事此則經

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婦相警覺以風興言子

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相警覺以風興言子

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相警覺以風興言子

興視夜明星有爛力且反見賢遍反又如字蚤音尚爛爛然亦作早於別色時○爛將

翔將翔弋鳥與鴈閉於政事則燕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是

亦作疏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古之賢士不夫起即子與也此子於是

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與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閑

暇無事將翔以學習射事弋射與之待賓客為飲酒之羞古士好德

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之士者男子之故號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

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

客則所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恆性彼既以時而起

皆不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恆性彼既以時而起

此亦不敢淹留即相警覺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以別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

早結別色時○箋弋繳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

為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以待賓客為燕飲之具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也箋云實與君子共肴也○穀音爰本亦作肴為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乎我燕

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之賓客也○借音皆樂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  
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  
刺

於老言相親之極身不衰也  
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御有肴酒  
又

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  
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  
刺

○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

豆之實與君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  
食之禮左肴右載食人居左羹居

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醢處右  
注云此大夫食此以相好私燕食

用禮其禮食則宜做公食大夫禮云又  
案公食大夫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食

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外別有  
此肴已自謂之同明也燕飲之肴又當  
異於

法故用焉為加豆也牲別也○傳君子  
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

宜與賓客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  
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  
災

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氣有大  
夫當云不徹懸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

而唯言琴瑟者璜璜珉珉之類箋云贈  
送也我若知子之來我則豫備雜佩

之雜佩者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  
贈送也我若知子之來我則豫備雜佩

疏

使所儲直居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己和順也箋云順謂與知子之好之雜佩

牙儲直居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己和順也箋云順謂與知子之好之雜佩

以報之箋云好呼報反注同疏客燕飲  
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

毛詩注疏四之三國風鄭

二中華書局聚

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和順之當儲雜佩去  
 則以問遺之若知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也致厚意刺今不然石次玉也玉藻云類  
 之來愧無此物珩佩上玉也璫圭璧也珣珉亦玉為之其狀如玉瑋瑋丘中育麻  
 正義曰說文珩佩注云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玉有衡牙佩注云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也玉藻說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云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瑤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服玉士佩玉珠玉注引詩箋納謂納衆玉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送是此客  
 傳亦云佩玉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以箋納謂納衆玉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送是此客  
 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者上章燕即送是此客  
 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者上章燕即送是此客  
 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亦同此篇所  
 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  
 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  
 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  
 燕樂之矣○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匭篋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  
 傳云衛侯使以弓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匭篋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  
 施遺前人報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

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泰

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疏同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

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疏同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

文故言鄭人既總敘而忽不娶由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

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

棄國出奔故國人之同車之事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齊侯乞師於鄭

鄭太子忽嘗有功於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夏少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夏少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忽太子忽辭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齊師也齊侯欲以請妻之固辭人問其

而太子忽辭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齊師也齊侯欲以請妻之固辭人問其

人其謂我何遂辭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復欲以文姜而後歸是以師婚也

忽再請之此言齊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

此序云齊之賢何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

刺魯有欲時之賦何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

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後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又在

其下明是後齊妻也安得以此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又在

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必箋不言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然其意同也

毛詩注疏四之三國風鄭四中華書局聚

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

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案隱八

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時在

秋之世不必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之乃追刺之

莊公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非善也此詩之故不為莊公詩也傳

序言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則非善之也○箋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

稱忽不娶文姜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

言其謀不娶文姜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

曰經書鄭世子忽立為莊公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

鄧曼生昭公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

宋莊公歸而祭仲執之曰不立奔衛己亥厲公而立是祭仲逐之而與宋人盟

以厲公歸而祭仲執之曰不立奔衛己亥厲公而立是祭仲逐之而與宋人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之禮齊女○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

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將翔將翔佩玉瓊琚所以納閉彼美孟姜洵

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謹將翔將翔佩玉瓊琚所以納閉彼美孟姜洵

美月都孟姜信美長女閑習婦禮○洵信也言刺忽不娶齊女○正義曰鄭人

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瑤忽同車此玉聲和美其顏色如舜木又華然其將翻將

好之孟姜信美至好又且閑習於士昏禮如此之美行步中節也又數美之言彼美

刺之孟姜親迎至好又且閑習於士昏禮如此之美行步中節也又數美之言彼美

是親迎之禮與同車也釋義曰士昏禮如此之美行步中節也又數美之言彼美

其華朝生暮落與草中機疏云舜一各木令仲夏木榮○傳

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與草中機疏云舜一各木令仲夏木榮○傳

都閉○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與草中機疏云舜一各木令仲夏木榮○傳

都閉○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與草中機疏云舜一各木令仲夏木榮○傳

都閉○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狂醜之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之位忽置山上有扶蘇之小木置美德

荷華於下位言不往見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

自用人愛好反色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當有以

任賢者反任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正者毛當有以

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正者毛當有以

知中未詳其所出也荷扶蘇其華莖葉之名○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

生於高山荷君子在下草宜為不隱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正義曰以喻扶蘇是

下位小者喻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木隱置不正之人於上喻美於下

者○傳子都且辭○正義曰童謂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校童皆以爲義

且亦為義故云且辭○醜人見好醜為言則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習者好

都是美則狂且醜惡舉其見好醜為言則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習者好

忽也故知此以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也

葉於濕中喻忽聽猶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

作稿苦反云高也鄭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好忠良之人不往觀昭公也○義云往觀

無實○狡童有貌而疏山有至狡童○毛以為山上喬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

之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

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為山上枯槁  
 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則祿賜豐  
 枝葉放縱喻忽之養其君子在於上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好  
 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  
 忠良不往見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  
 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  
 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云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  
 龍古其大者名薨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  
 大而赤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不放喬游箋  
 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不放喬游箋  
 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放縱明槁松喻恩於  
 龍云游龍喻聽恣於小臣也置有美顛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  
 置大臣於上聽恣於小臣也置有美顛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  
 於所寵而聽恣於上所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  
 用臣則不正者在於上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  
 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昭公充至昭公○正義曰斥昭公實也言其性行充  
 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充至昭公○正義曰斥昭公實也言其性行充  
 公也○箋人之至無實也○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  
 知狡童是有人之貌無實也○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  
 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為昭公故易傳以為人之好  
 忠良不親子充而親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童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  
 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育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為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他洛反倡昌亮各失其禮不相倡和○擗

下反注擗兮擗兮風其吹女也木葉槁待風人臣待君倡而後號令也喻君有政

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箋云叔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

今不然○槁苦老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箋云叔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

君而行自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反落擗兮至和女○毛以為

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者落擗兮至和女○毛以為

職當行擗兮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風其吹鄭之然後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

君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擗槁者謂枯槁而後和也

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也然則落葉謂之擗此云擗槁者謂枯槁而後和也

○傳叔伯是長幼之異○正義曰士冠禮為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則叔伯是長幼之異○正義曰士冠禮為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倡臣和經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為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

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刺其專恣而和無

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匹遙反本亦作

擗兮二章章四句

飄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於遙反注同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臣擅命祭仲專  
**疏**四句○箋章

臣至仲專○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

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而執之使墉雍糾殺之祭仲逐忽

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墉雍糾殺之祭仲逐忽

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墉雍糾殺之祭仲逐忽

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

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昭公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我言者賢者欲維子

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憂懼不遑音皇暇也  
**疏**忽彼狡童事而忽不能受我言者賢者欲維子

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童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言者賢者欲維子

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

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己憂之甚也  
○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

童之意以昭公難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

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不與賢人維子之故使我

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不能息兮  
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

起連反本或作齋非說文云褻袴也  
**疏**褻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正義曰作

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  
**疏**褻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

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思得人極惡正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

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言

正其爭者之序以非狂童之序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

子意故禮宜立非童之狂童疾故奔衛是突出入而忽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

其於九月經書突歸於鄭忽奔衛是突出入而忽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

突出奔蔡鄭世忽歸於鄭忽奔衛是突出入而忽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

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也之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時則

是忽復立之時無大國也之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時則

年奔蔡其年九月鄭突入於櫟櫟是鄭之突入據國之正已也桓十五年

忽以微弱不能逐去諸侯無助忽者大國人之思大國之與忽爭也子惠思

我襄裳涉漆有惠愛也漆水名也箋云子者大國之我則揭衣渡漆水往告難也○漆

側中反篡初患乃且揭欺例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後之荆楚○人者先鄉齊晉宋亦作

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故昏我言此也○云狂童反下同疏義曰鄭人且○正

我國無若何突篡得國正之乃設言以語之大國則寡衣裳涉漆水往告難於子

矣若子大國之意我於狂童幼童所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也人是為狂不止故

言所以告急之意我於狂童幼童所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也人是為狂不止故

而思大國當涉之○傳箋子者至告難○義曰愛釋詰文漆洧鄭國之水自欲鄭

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也正卿謂云卿子之長湯兮山有樞云子有師伐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

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

正我思豈無他人則他知與此者非國君矣他士是也公明之子者

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孔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孔子告彼孔子是國內之公曰

以君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告孔子告臣故孔子達於君與彼不同

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告孔子告臣故孔子達於君與彼不同

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

漆洧大水未必寡裳可渡示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荆楚○君與彼不同

楚則遠我思乃告他國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與人之異大國與小國境接連

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

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宋衛公會宋衛侯陳侯蔡侯鄭侯于袤然

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侯陳侯蔡侯鄭侯于袤然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侯陳侯蔡侯鄭侯于袤然

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寡故思當助忽其諸

言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寡故思當助忽其諸

己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化於

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童謂狂頑之童稚化於

人入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

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

幼故以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童名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童名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童名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童名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童名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毛詩注疏四之三國風鄭

疏於事謂之為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於事謂之為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也箋云他士

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  
 云王之上下三命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  
 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  
 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放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圖下行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此卷誤脫

○羔裘

如濡潤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所以

得如濡非訓濡為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鮮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潤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亦謂朝夕賢臣 圖夕當作多

○遵大路

不寔故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

也是正義本作也

寔市坎反

案釋文按勘市當作市

說文摻字山音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參字作音也閩本明監本毛

本山誤此

操字巢此遙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巢字作音也此巢聲與上參聲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箋德謂至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瓊圭璧也

圖說文圭作半按半字是也

佩玉有衡牙

圖禮記衡作衡

諸侯佩山元玉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此章非是異國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而忽不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娶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添忽字亦誤采此也下

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

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皆不誤閩本以下亦誤為娶餘同此

曰雍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始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琚見上考女曰雞鳴傳云雜佩琚瑀瑀引之類正義說

唯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

瑀則衡牙及珩引玉藻瑀引列女傳瑀引此經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為佩則衡牙及珩引玉藻瑀引列女傳瑀引此經

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琚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

字書作埴釋文校勘埴作瑁瑁是埴之別體小字本作埴乃字有壞而改之

後世傳其道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音可證閩本明豎本毛本亦誤在者是也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閩本明豎本毛本亦誤在

下又脫也字

此解鏘鏘之意閩本明豎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將正義作將將當是不古字爲今字而說之也例見前庭燎正義作將將當是不

知者依經注改之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

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爲山上有扶蘇

之木又云毛以下章云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則扶蘇是木之小者較

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者毛當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後人用經注本之有小字者誤添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

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

作扶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二字用爾雅文不應華字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

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風清人

菖本又作飲又作菖

釋文技勘云盧本飲作飲下菖字作菖云歡舊作飲據澤波音義改菖舊作菖據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

集韻四十八減載蘭菖皆歡四形可證

所美非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下文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是其證

扶藁其其華菡萏

補衍一其字

醜人之至意同

毛本醜作箋案箋字是也

山有喬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以為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爲橋

考正義本是橋字此經毛作橋以為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爲橋

之假借是其異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所謂某者指傳箋之義不以指經字

訓釋中改其字也箋例每如此其釋文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爲正字耳非毛鄭詩舊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傳以喬松共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喬作橋下以明喬非木也不取喬游爲義同案喬字是也凡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

此用毛錢易字非正義本經作喬也

此章直名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誤章是也

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槁作橋下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明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槁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槁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槁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誤

○擗兮

和者當汝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也

○褻裳

復思於鄭繼思當作歸

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齊晉本是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

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也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

上闕

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衛案此非也宋嘗作本詳見

見子與他人之異有

補

毛本有作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二十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也方言作姝缺丘悅反疏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

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己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己

謂之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其好合之際

則釋親所云婿娶婿因男而來婿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婿黨相對為稱

謂婦為婿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婿家也

之丰兮俟我乎巷兮迎我者面貌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下親迎同悔予不送兮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為于僞反

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令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

巷中兮予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

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而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壯貌箋云堂當為棖門榭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

也送鄭迎子之至將兮○毛以為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威壯今來就

去兮鄭以堂為棖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

之義王肅云升堂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

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

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

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入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

升堂北面奠饗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

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於堂巷之與堂相去

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於堂巷之與堂相去

懸遠非為文次故轉曰棖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榭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

之闕棖謂之楔孫炎曰棖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榭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

言待之於門事之衣錦娶衣裳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

次故易為棖也衣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衣錦娶裳

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紉戶木反為其于僞反大音泰蓄勅記

反下章放此娶衣苦迥反下如字律音丹穀戶木反為其于僞反大音泰蓄勅記

緡並同緡許云反本或作鹽反作叔兮伯兮駕子與行以前之悔今者箋云言此也

來迎己者從之志又疏衣錦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女失其配耦悔前不其行自說

易也○易以政反志又疏衣錦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女失其配耦悔前不其行自說

有禫之衣裳亦用錦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呼彼

迎者之字云裳亦用錦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呼彼

云○傳衣錦至之服是嫁者曰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嫁之衣

云○傳衣錦至之服是嫁者曰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嫁之衣

云○傳衣錦至之服是嫁者曰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嫁之衣

云○傳衣錦至之服是嫁者曰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嫁之衣

云○傳衣錦至之服是嫁者曰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嫁之衣

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裳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裂下章倒  
其文故傳衣錦裳互言之○箋髮禪至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而  
不用厚縵矣故云蓋以禪縵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  
上故加禪縵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  
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縵縵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縵者之  
立於房中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縵縵上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紵之衣縵亦緣  
也補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紵之衣縵亦緣  
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縵也○傳叔伯己者○正義曰欲其  
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衣縵縵也○叔伯己者○正義曰欲其  
辭非知此女之實字叔伯己者一衣縵縵也○叔伯己者○正義曰欲其  
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今伯兮駕子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墦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

亂故不得疏東門之墦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

待禮而行疏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尙遠而不至此復得有東門之墦除地町町者

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東門之墦茹蘆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墦

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東門之墦茹蘆在阪除地町町者茹蘆

外有墦墦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茹音如後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也邇近  
音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也邇近

毛詩注疏四之四國風鄭

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云其室則近謂所除東門至甚遠○履則易於東門之  
 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行之者遠  
 則為礙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  
 與為婚者得禮則易若不得禮則難  
 得相從無禮今鄭國之待女有禮而奔者其甚遠不可為婚矣  
 鄭門之外有欲奔之辭東門之外有禁難之舉而草生於未嫁之言  
 東門之為難亦淺矣於其外有禁難之舉而草生於未嫁之言  
 女父兄之禁此則近矣奔之難見其自甚遠不可已得從也  
 迎己室之去此則近矣奔之難見其自甚遠不可已得從也  
 門有己室之去此則近矣奔之難見其自甚遠不可已得從也  
 知諸舍東門皆為城門外見而東門之池可傳東門至在國門之外有池也  
 無乃不可乎徧上言舍不為壇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矣故云  
 地町者除地者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草名也音曰陸機云通封土  
 今謂壇除地者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草名也音曰陸機云通封土  
 者謂壇除地者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草名也音曰陸機云通封土  
 定本壇除地者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草名也音曰陸機云通封土  
 之地齊人謂之蒞州人謂之大蔓然今之草會也男女之際者謂之  
 以壇喻婚者各自為禮又治是名草會也男女之際者謂之  
 易以壇喻婚者各自為禮又治是名草會也男女之際者謂之  
 而難如茹蘆之有也遠云之難治云是名草會也男女之際者謂之  
 也壇則如茹蘆之有也遠云之難治云是名草會也男女之際者謂之  
 阪不言禮則近不遠於東門遠且下此傳文相成遠故終之說○經以遠東至之辭下

在○正義曰箋以下章要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蕙在阪連文則是同  
 正義曰箋以下章要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蕙在阪連文則是同  
 一處不宜分之為二故易傳以為壇邊有阪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為女辭  
 而難登之物茅蕙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越  
 而出以喻己家禁難亦淺矣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  
 有茹蕙可為小壇乃除地見阪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邇近至則遠○之  
 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邇近至則遠○之  
 正義曰邇近釋詁此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送近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也踐也○箋云而在此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而甘者故女以自  
 喻也○行上並如字而行道也左傳云我豈不思望女流為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者常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乎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流為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志反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乎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流為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生於路無入守護其欲取者得則易有物在禮則難婚之我無由從子貞女  
 之其欲取之則難與為婚者得則易有物在禮則難婚之我無由從子貞女  
 貞女謂男子不我即乎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流為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禮就○我無由從子貞女  
 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  
 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為與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  
 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又謂男曰我豈不可於汝思之乎誠思  
 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  
 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正義曰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圍圃之栗杜預  
 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至踐淺○正義曰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圍圃之栗杜預  
 云行栗表道樹也故云栗行至踐淺○正義曰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圍圃之栗杜預  
 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為喻故同此經傳無明解

東門之擘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與也風且

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與者喻君子雖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

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箋云思而見也

之云何而心不說既而鳴音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

居亂世不改其節○時而鳴音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

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急疾瀟然○傳胡夷說○正義曰胡之

瀟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兩下急疾瀟然○傳胡夷說○正義曰胡之

瀟暴疾嗜嗜膠膠則俱是鳴瀟瀟雞鳴膠膠瀟瀟也○瀟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

言何書傳通訓夷悅釋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也○瀟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

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而止不鳴○不止也雞不為如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衿

字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

人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既而鳴音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

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校廢也無校字○箋鄭國之道藝也經三章皆

襄三十一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

也此序非鄭人言弘奏云三代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亦  
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亦  
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也青衿之領  
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校也  
所服箋云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又在衣純  
以青○箋云如字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又在衣純  
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女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反又母之  
寄也傳聲直不寄問而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  
也悠悠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  
音樂乎遺忘已也○襟交領青衿與襟○正義曰釋器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  
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青衿與襟○正義曰釋器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  
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青衿父母在衣純以青  
孤子所思以素是無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在衣純以青  
者古者教學以詩樂誦之謂背文蘭誦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  
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謂樂學詩皆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  
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  
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  
嗣續至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不見己不傳音聲存問  
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硬佩玉也士佩玼而青組緩○  
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音受祖綬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疏傳佩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比德焉

珉而知子佩綬故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玉藻青士佩璫而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璫

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

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

業鄭雖無箋當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

謂不來見己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

樂○挑他羔反又勅彫反說文作史達他未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

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呼報反樂音洛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候去

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候去

挑兮達兮不見兮往來何為廢學而遊闕兮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見此禮樂則

如三月不見兮往來何為廢學而遊闕兮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見此禮樂則

明其往來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闕雖非居止之處

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有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

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宮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  
 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  
 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東楚  
 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東楚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東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反終鮮兄弟維予與  
 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東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終鮮兄弟維予與  
 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無信人之言人實  
 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言人實  
 廷女又廷誑也○廷求往反徐流揚之水至廷女○毛以為激揚之水可謂不能  
 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不能誅除逆亂之臣又復兄弟爭國  
 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  
 又誠之汝無信他義具箋○箋激揚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  
 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  
 迅疾言不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東楚言毛與雖不行於臣  
 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為閔無臣之事毛與雖不行於臣  
 王及唐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者我身與女忽二無  
 皆與故為此解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者我身與女忽二無  
 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  
爭者謂

突再也忽子疊子儀各一也○爭爭鬪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  
 之爭注同疊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疏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

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

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以兵謂弓矢千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

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為室家經一章皆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

也其公至各一不義曰桓十一由於無所當也俗本鄧五昭公爭誤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女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祭仲執之曰不立將死

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嬖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亥以告祭仲殺雍

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祭仲殺伯

將是以高渠彌為鄭昭公惡之固諫于不聽昭公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

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而立之服虔云鄭昭公弒于儀也四爭

再為鄭君前以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出其東門有女如

雲如雲者如其從風東南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急箋云匪非也

此如雲者皆非我思存也○思如字注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也縞衣白色男服

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衣綦巾所為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

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為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

草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

妻而以衣巾之恩不忍斥之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

音洛注並同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神也

難乃巨反疏人閱之言我員○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如雲然女既

其被棄莫不可救極唯人願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之男子服蓆巾以  
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心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  
忍絕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  
門之絕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  
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是以其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往則以喜樂  
中云有縞素之衣蓆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不能相畜故所以閱之○傳思不存  
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於兵革者衆非己一人所以閱之○傳思不存  
得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於兵革者衆非己一人所以閱之○傳思不存  
之餘不能穿魯纁然則纁是薄樂○正義曰廣雅云四緇人蓆弁注云青黑  
曰蓆說文云蓆蒼艾色也然則蓆者青色之小別顧命云四緇人蓆弁注云青黑  
爲衣中故爲蒼艾色也然則蓆者青色之小別顧命云四緇人蓆弁注云青黑  
先男女後女之次也○傳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  
經稱有女如纁衣至蓆文○正義曰蓆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  
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爲一服則此章所言皆爲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  
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纁衣蓆巾  
所爲作者之妻也○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纁衣蓆巾  
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箋亦以蓆爲青色但蓆是文章之色非染纁之色  
故云蓆文謂中爲也○其闔閭有女如茶○闔閭皆喪服也○箋云闔閭當如彼  
蒼文非全用蒼色爲中出其闔閭有女如茶○闔閭皆喪服也○箋云闔閭當如彼  
都人士之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闔閭音因  
闔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音蛇茶音徒秀

毛詩注疏四之四國風鄭

本或作莠音同劉昌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

衣茹慮聊可與娛茹慮茅蒐之染女為樂也娛心欲留之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

至與娛○毛以為詩人言我出與其非國曲思存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願

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葦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

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閱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為國人棄其妻者自

言無定如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茶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

亦無定如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茶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

深如素之衣茹葦染巾者是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

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為

外之曲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

闔為曲城釋草有茶苦菜又茶委葉鄉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謂

乃即委草秀也鄭於地官掌茶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

兵以晉者萬人為方陳皆白旗素甲白羽之婚望王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

亦以白為如茶箋闔讀至無常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闔不在城門上

謂國外曲城中為市里也詩說女服言葦巾之都者人喪服不得為其色知

常與上章相類為義也

珍微宋版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

自俱會蔓音萬而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

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

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

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

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

不流於經無所當也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與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與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

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傳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願○婉於阮反避戶懈反遺本亦作迤胡豆反疏以爲郊外野中有

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溥溥然露潤之兮以與民所

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

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

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適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

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為異餘外此傳野四至感多○正義曰

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感露也仲春所以能蕃息蒙君溫涼也○箋零落至夫家

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為媒月故引

毛詩注疏四之四國風鄭七中華書局聚

以證此為記時言民思此時  
而會者為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穠穠威貌乃剛反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也

### 野有蔓草三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救猶止也亂者上溱與

洧側中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  
溱云澮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溱與洧方渙渙兮  
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

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  
渙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  
士與女方秉蘭兮  
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

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蘭古  
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  
洧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女箋云

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既已也  
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  
音閑處昌慮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訏且樂大訏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  
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云洵盱樂貌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

樂音洛注下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

之事其別則送女  
以勺藥結恩情也疏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流威乎於此之時

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  
欲渙渙然流威乎於此之時

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於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  
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

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秋蘭兮夕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許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箋洵信至則往○正義曰正義曰因觀寬閑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

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

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

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珍做宋版印

毛詩注疏校勘記 (四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丰

謂之婚姻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

字

之黨為姻兄弟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婿字案所補是也

悔予不將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士妻紵衣纁紵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釋文云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縵考士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

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訓為絲鄭未嘗破為紵也儀禮經字甚多皆作縵無作紵者經為純字更審矣紵字在周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紵用釋文改注又云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縵采釋文又作本

○東門之墀

而相奔者也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

故名曰為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墀又云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釋文云墀音魯依字

當作譚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壇

男女之際近而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

衍

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駁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

則茹蘆在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

故知以禮為送近

毛本送作遠案遠字是也

女乎男迎己之辭

毛乎當作呼

○風雨

胡何夷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言風雨且雨

毛本作風而且雨

○子衿

言可以校正道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木校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

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為比校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即張參所云也各本校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校作校者

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

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皆考爾雅是也段玉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

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皆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璫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璫云本又作璫如充反考玉藻釋文云璫而充反徐又作璫同說文五經文字璫字皆在石部其作璫

者後變而從玉耳凡璫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輒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被他人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輟高渠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輟誤輟是也

如其從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

聊樂我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員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員以

員為古字云為今字故員為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員維河箋員古文云亦可證

毛詩

注疏 四之四 校勘記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己字正義當本云故言縞衣綦巾己所爲作者之妻

服也己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己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己字其己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己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有棄其妻

闕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茶茅秀

小字本同岳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西考正義本是秀字鷓鴣正義引此箋作秀既夕釋文用茶下云茅

莠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與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依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按段玉裁云莠者魏晉以下俗字也謂依

二禮改是非

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闔

城曲重門也可證

卽委菜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菜作葉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二章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二誤下是也

零露漙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

爲體考文古本溥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溥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威多也  
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  
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  
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

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  
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

有蔓延之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下文可證

露潤之兮毛本露作霑

鄭以仲春爲媒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婚誤媒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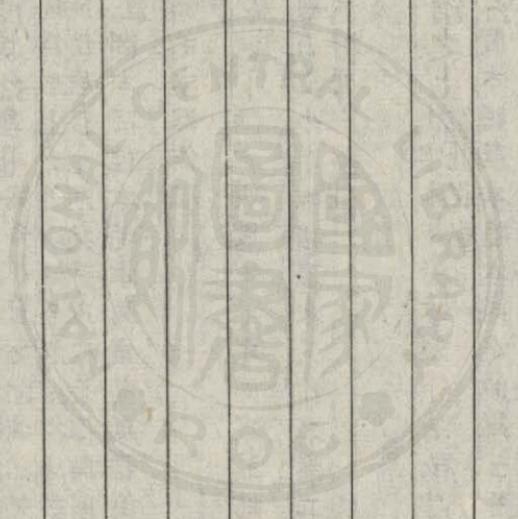
野有蔓草三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  
亦誤作三今正

○漆洧

士與合會漆洧之上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剗入  
案此脫也

士曰已觀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矣字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廿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  
不能知矣



珍  
做  
宋  
版  
印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

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公曰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又昭十七年左傳曰爽鳩氏高祖少皞擊之立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而鳥名祝鳩氏當少皞之世○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

齊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遇太公望於渭陽與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毛詩注疏

五之一國風齊

中華書局聚

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

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內有丘即營丘也應劭曰齊公自營丘徙

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臨淄城內有丘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

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一世母少耳以後復

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而後復

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而後復

都臨淄也僖公仲甫祖齊時古者諸侯遷國則先卜後卜而後遷其地也

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宣王之時古者諸侯遷國則先卜後卜而後遷其地也

略夷王之時哀公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卒自武公九年屬王之奔及夷王

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卒自武公九年屬王之奔及夷王

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

其言當有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

正義曰鼻陶謨云狶服成五服至於五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

納經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納粟五百里侯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納粟五百里侯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男

里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納粟五百里侯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男

服距其間以弼成而至於千里而其方五千里焉大司馬職曰乃為九

數居其間以弼成而至於千里而其方五千里焉大司馬職曰乃為九

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甸又其外五百里曰男

里曰甸又其外五百里曰男又其外五百里曰采又其外五百里曰衛又其外五百

里曰鎮又其外五百里曰采又其外五百里曰衛又其外五百里曰甸又其外五百

復分限者舊制弼成而相其方萬里以夏禹所致太平制禮所定王故云敷土禮有

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畿為采當侯服

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畿為采當侯服

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畿為采當侯服

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畿為采當侯服

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畿為采當侯服

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畿為采當侯服

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鄉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也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尙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南廣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上正義曰按大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齊雖侯爵穆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齊雖侯爵左傳管仲之言也禹貢青州曰濰淄其陰濰淄○正義曰禹貢以濰淄爲濰水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濰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之濰水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濰淄之濰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濰淄之濰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濰淄之濰水也

毛詩注疏五之一國風齊

一中華書局聚

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公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  
 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弟少山受殺胡公則哀公之主夷王上有  
 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夷王前矣周本紀懿王時懿王立室遂衰自懿王  
 為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懿王之詩懿王也然則胡公到得懿王時懿王  
 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胡公到得懿王時懿王立室遂衰自  
 夷王時而被殺以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當三王也懿王時懿王  
 奢艾曰胡則知胡公壽卒厲公無忌卒益明非是夷王當三王也懿王時懿王立  
 獻公卒武公壽卒厲公無忌卒益明非是夷王當三王也懿王時懿王立室遂衰自  
 莊公卒武公壽卒厲公無忌卒益明非是夷王當三王也懿王時懿王立室遂衰自  
 鳴序未明三篇皆淫意慢還序云則哀公舉號諡則舉上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  
 東方未明三篇皆淫意慢還序云則哀公舉號諡則舉上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  
 今載驅四篇皆襄公刺也襄公於左方中皆以刺而朝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  
 淫妹而作亦襄公刺也襄公於左方中皆以刺而朝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  
 雞鳴之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朝羣臣所患故  
 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  
 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諡未亡若別責餘君作刺何不容不悉何得闕然矣刺不  
 斥言乎夫留色雞鳴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心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人  
 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心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人  
 之故曰不能晨夜不風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無立者  
 則愆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無立者  
 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怪之耳案襄二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齊  
 曰美哉此詩皆人懷其舊俗故有箴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尚能促禮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居領反芳非又作敬音同

疏至道焉

○正章四句

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以相成益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與相成之事也

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與相成之事也

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論其配夫則

其亦成矣故為貞女所從言之車華思得賢女乃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

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常禮○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反注○朝直遙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鳴則似遠雞之鳴也

毛詩注疏五之一國風齊

二中華書局聚

鳴階則起早於常禮是於房中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

於階則起夫人於常禮是於房中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

雞鳴者彼言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此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

故自聽雞鳴也句須重述朝盈何則夫人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

述難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

以難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

朝已昌則君聽朝盈而視朝○纒色蟹反何霜綺反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

可見以朝之常禮君聽朝盈而視朝○纒色蟹反何霜綺反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

光人見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夫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明矣

朝方上既而朝威矣令君東方已明道己朝也節言朝既昌矣東方明矣則非是

東方則實已明乃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不戒故東方明矣則非是

是早於禮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不戒故東方明矣則非是

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起即言朝夫纒今時簪傳言以戒君纒亦起即言朝夫纒今時

即言朝夫纒今時簪傳言以戒君纒亦起即言朝夫纒今時簪傳言以戒君纒亦起即言朝夫

云纒之此衣纒注云纒則當此身衣纒以黑其纒本名曰纒注則首服纒之用鞫

衣配桑之副編次注云纒則當此身衣纒以黑其纒本名曰纒注則首服纒之用鞫

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纒則當此身衣纒以黑其纒本名曰纒注則首服纒之用鞫

告桑次第髮長短為副編次注云纒則當此身衣纒以黑其纒本名曰纒注則首服纒之用鞫

人於其衣第髮長短為副編次注云纒則當此身衣纒以黑其纒本名曰纒注則首服纒之用鞫

君鄭衣皆周禮六服差次乃用纒為此說耳非有經典而朝者展衣傳魯師氏之母齊御

姜戒其女云平日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  
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纒笄而朝者毛當有所依據而朝則  
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纒笄也此傳亦云纒笄而朝何當先君之朝而聽  
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初起君衆皆當朝日出而何人可治而足知纒笄而朝  
聽之傳又言朝既盈矣昌威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何言而治而足知纒笄  
矣上章言朝既盈矣昌威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何言而治而足知纒笄而朝  
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昌威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何言而治而足知纒笄而朝  
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昌威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何言而治而足知纒笄而朝  
云蟲飛薨薨東方且妃音配本亦作樂與子臥而五教反會且歸矣無庶子  
之無已○薨薨東方且妃音配本亦作樂與子臥而五教反會且歸矣無庶子  
子憎惡會於朝也卿庶夫朝會於君聽政夕歸治其家無庶子且歸矣無庶子  
無使衆臣以我故遠惡於戒之也○且夫音符或沈子餘反朝者非○正義  
此上言欲君早起而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音符或沈子餘反朝者非○正義  
曰我甘樂與君臥而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音符或沈子餘反朝者非○正義  
時會聚我君若朝我且欲早起而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音符或沈子餘反朝者非○正義  
夫謂君也君若朝我且欲早起而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音符或沈子餘反朝者非○正義  
故是欲令君若朝我且欲早起而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音符或沈子餘反朝者非○正義  
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者非也○傳古之刺至今不敬○正義曰本與子憎據鄭云我  
敬故云古之親夫配其敬君子樂與同夢相親之敬刺尚早人得與朝雖親不敢則忘  
禮敬晚與也六十親而猶敬故言亦疏遠也○箋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

毛詩注疏 五之一 國風齊 四 中華書局聚

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傳會至夫人○正義曰夕晚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治也百官承事朝而夕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洽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夫也○箋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之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

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嫩嫩好貌好蒿反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

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

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大夫相答好

謂之賢是遂成風俗子之還兮遭我乎貉之閑兮還便捷之貌也

相遭也○偁乃刀反說文云偁山在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齊崔集注本作壤便捷本亦作偁山在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從逐也

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驅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

韓詩作卷音權作好音同又音牽揖一文同譽音餘許全反疏國人之至儂兮○正義曰

然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於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君好田獵相化

子又揖糗我謂我甚便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還  
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威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  
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閉則是山之南  
山則故知崑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  
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  
至僕利○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穢獻新于公  
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子之茂兮遭我乎崑之道兮也茂美並驅從兩牡兮揖  
肩僕利言其便利馳逐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

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也據反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

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

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  
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

佼古卯反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  
本又作狡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臧善也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  
徽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狼其子名徽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  
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  
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文  
獨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紉織

之石君服也箋云尚猶飾也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美石之謂瑱也人君以玉為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

統之末所謂瑱也夫衣冠之飾此其辭也

導之而出妻見其素象為之乎又見其身之

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為之乎又見其身之

而言士親迎妻見其飾於今親迎又見其刺之也

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今親迎又見其刺之也

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紉懸瓊華之石為瑱也

俟待釋文釋宮云門屏之閑謂之寧李巡曰門屏之閑

守孫靈王曰病之屏外君復語不穀雖不能與音義同楚語稱曰公

言不巴浦之犀犛象其可盡乎此言充耳以素為瑱也

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為瑱也

骨耳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蓋士以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

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蓋士以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

壻親迎於女嫁主人揖入賓執鴈從於廟門揖入三揖不降送是受女於

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揖

堂導之以出故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揖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

不言之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入至夫家引之時每門而揖明也

下婚之禮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之入至夫家引之時每門而揖明也

耳家引之時每門而揖明也

繩故云或名為紉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紉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

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故  
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  
爲臣則三色又解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  
女於堂從庭先見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王條豈有一色之條天子之玄統爲一  
韻故耳或庭具五色王尊者言之云統今之王條豈有一色之條天子之玄統爲一  
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尊者言之云統今之王條豈有一色之條天子之玄統爲一  
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云統今之王條豈有一色之條天子之玄統爲一  
瓊是玉之美名華謂夫色尊者言之云統今之王條豈有一色之條天子之玄統爲一  
服之飾謂爲佩也玉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者以石色似玉者以石色似玉者  
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者以石色似玉者以石色似玉者  
瑩瓊所用其物小耳類傳不應以此章飾士象共爲一物王夫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者  
爲一序言時非親迎則於瑩瓊皆士親迎而知其歷陳尊卑親迎之事故以每章  
猶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物言似玉也上言充耳者皆美石也○箋尙  
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統而加飾尙此物言爲璜統之君以素謂統用素也  
之服而云玉之瑱今故知人君以玉爲璜統之君以素謂統用素也  
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似瓊璜也○箋既言入君以親  
卽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似瓊璜也○箋既言入君以親  
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分爲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  
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待有先後不辨臣之分爲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  
孫統云案禮之充耳猶璜不爲統也故曰玉之璜爲統也○箋既言入君以親  
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璜爲統之飾諺於名  
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璜爲統之飾諺於名

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既言充耳以素未言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統瓊華為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

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疏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疏為瓊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統之黃

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疏箋瓊英猶瓊華也

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也

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瑩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始是襄公之時疏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威明皆化民以禮一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

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威明皆化民以禮一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

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月為臣失道  
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之日今彼姝者子在我室今

與也日出東方人君威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慙  
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

其明未融與者喻君在我室今履我即今來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  
不明○姝赤朱反君

來也禮疏東方至即兮○毛以為東方之日今猶言明威之君能以禮化民皆依禮  
不娶也故其時之往就之兮言古人之明威刺今之昏闇言婚在我室今由其以

禮而奔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之明威刺今之昏闇言婚在我室今由其以  
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

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今欲與我為室今無奈何又言己不從之  
意此子在室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今不以禮來故又言己不從之

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  
明威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威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

淫奔彼姝者女言其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  
肅云言人君之明威刺今之昏闇○箋東方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

失道不言陳魯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於正南為明威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  
者在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威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與者以

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  
中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昭不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

其光照長遠之日且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  
得有拒男之遠日之且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

履禮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言古婚姻之正  
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言古婚姻之正

毛詩注疏五之一國風齊  
七中華書局聚

禮刺今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於月威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

臣月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闔他君臣並責故知以月威東方喻臣明察也云

闔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今謂來在我闔兮履我發兮則發行也箋云以禮來

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令猶

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苦○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

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

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

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與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

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

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

節而浮之水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曰

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曰

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之倒之自

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顛之倒之自

公召之

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又早興

之時

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有使者從君而來

謂裳

○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握衣去齊尺注云齊

為顛

倒也○箋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

後期

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懼遽不暇整理衣未服故顛倒著衣裳以失晚復恐

則失

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欲朝君又已從君所東方未

來召

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曰羣臣顛倒衣已太早君與君又已於臣也東方未

晞顛

倒裳衣晞明之晞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

晞言

露在朝旦未見晞謂見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方未明為一事也○倒之顛之自

故言

明之始升謂將且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方未明為一事也○倒之顛之自

公令

之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

氏以

水○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

反不

能辰夜不夙則莫○其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折柳至則莫○正

以為

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狂夫以為擊壺之官則

狂夫

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恆失節數也○莫音暮○折柳至則莫○正

朝○正

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於

毛詩

注疏

五之一

國風齊

八

中華書局聚

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

云圃菜園也樊圃太宰九職二圃曰園圃籬也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

無益於種菜又愉狂夫任擊壺外列籬也蟋蟀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

志瞿然顧禮義不任居官也序瞿謂狂夫不能掌其職則擊壺為氏矣故又

解無所守之意當置火於傍壺氏用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擊壺為氏矣

則冰凍不又當置火於傍壺氏用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擊壺為氏矣

以告時節於朝職掌此而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擊壺為氏矣

告時節於朝職掌此而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擊壺為氏矣

分以日節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

水守日者為沃漏也以火爨鼎水而沸之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

刻之箭晝夜共百刻也冬夏之間有長短者乾象歷及諸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

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乾象歷及諸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

至則晝四半從春分至夏至漸減十刻半從夏至至秋分晝亦如

夜四則晝四半從春分至夏至漸減十刻半從夏至至秋分晝亦如

之從秋分至夏至漸減十刻半從夏至至秋分晝亦如

氣之加減於冬至漸減十刻半從夏至至秋分晝亦如

率故太史官立為法一作四十八年以算數有少不可通而為

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以昏明

十刻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四十刻日出日短則晝漏四

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晝全數遂

言耳其實日見之前刻入之後距昏明各二刻半減晝五刻以神夜故於

者法皆見之漏五刻也鄭堯典注云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

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  
 四十減晝以神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  
 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於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辭案擊壺之  
 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辭案擊壺之  
 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擊壺告時者以天子備官擊壺掌漏雞  
 不能掌其職明是擊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擊壺掌漏雞  
 人為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擊壺告時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  
 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告時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  
 時也是辰為時也風早釋  
 注文暮與早對故為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一)

毛詩注疏卷第五 國風齊 九 中華書局影印

珍做宋版印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五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齊譜

季蒯因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薊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薊是也

其先祖世爲四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嘗誤世是也崧高正義引作嘗是其證

師尙父堪君多難

闕本毛本同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謀計居多此當與彼同

止自胡公之所殺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

故云敷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當作定此說譜敷定九畿

甸服此周爲王畿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至非奄君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

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

在禹貢青州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在禹上當有圈是也

與呂伋王孫牟

闕本明監本毛本伋作汲案此誤改也十行本此字作伋以下引顧命齊世家則作汲各順其文耳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皆形近之譌譜序正義無身字于國

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

詩人作到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

昭暫若此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暫恐暫誤

○雞鳴

故夫人與戒君子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無

故陳人君早朝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君當作夫人見第二章正義

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當作是以上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當復祿衣

闕本毛本復作服

○還

併驅而逐禽獸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案二字是也禽字誤

則是山之南山則

闕本毛本下則字作則

牡名驪牝狼

闕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也

○著

謂所以懸瑱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懸作縣案懸字是也釋文云以縣音元下文正義本當亦是縣字其自爲文乃用懸字懸懸古今易字而說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

人君以玉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楚語稱曰公子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

其又以繩爲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規誤繩非也繩當訓爲戒今韋昭注作規不與正義所引本同也

士婚禮壻親迎閩本明監本毛本婚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至於女嫁閩本毛本嫁作家

而云玉之瑱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孫毓引同浦鏜云也誤今非也說文瑱下引玉之瑱兮可證案段玉裁云古尙書

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是也

天子用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

○東方之日

有姝姝美好之子小字本同相臺本亦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姝姝作姝然案此當是有姝姝然美好之子靜女正義所

引可證也今此正義兩言姝然其毛以爲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其鄭以爲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姝姝然因上有姝然遂誤脫之也閩本以

101310183

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傳月盛至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門下當有內字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三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未明二字

挈讀如挈髮之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挈字浦鐘云繫誤挈考周禮注是也

東方未明當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上脫去一未字

不能辰夜 各本皆同案考文古本辰作晨誤也考此可見古本之多誤

瞿爲良士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因

夙早釋注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當作詒是也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拾伍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31969

